



一湖白盐三代红心 盐粒换来产区兴

从定边湖盐到榆林盐穴的九十余年

石港介绍，为打通健康用盐“最后一公里”，公司探索出四条落地路径：科普进乡村，依托“六进”活动把宣讲台搬到乡镇集市、村部大院，通过现场测血压、发放限盐勺、试吃体验等直观方式讲减盐；节点造声势，抓住“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防治碘缺乏病日、世界高血压日等节点集中宣传，联动卫健、市场监管部门，借助村级大喇叭推送科普内容；渠道做适配，针对农村小卖部重点推广400克装普通低钠盐，让群众买得到、买得起；场景抓关键，针对餐饮单位、食品加工企业推广大规格低钠盐，从源头带动减盐习惯养成。

“一开始是我们追着群众讲，现在不少村民赶大集时，会主动问有没有低钠盐。”盐池配送站工作人员说，习惯改变虽非一朝一夕，但多跑一个村、多讲一次，就能多带动一个家庭树立科学用盐的理念。

盐碱生金：红色热土绘就振兴新篇

盐池的土地是咸的，但日子越过越甜。当年边区军民靠盐业打破封锁，如今这片盐碱地正长出更多致富产业。

盐池滩羊是当地最响亮的产业名片。抗战时期，滩羊就为边区经济作出重要贡献；如今，盐池县累计发展滩羊养殖户1万余户，滩羊饲养量稳定在330万只以上，全县农民收入一半以上直接来自滩羊产业。在花马池镇的智慧牧场里，高清摄像头、智能耳标实时监测羊只状态，远在北京的客户也能在线查看养殖全过程。“盐池滩羊喝盐碱水，吃中草药长大，我们要把这个品牌擦得更亮。”当地畜牧企业负责人说。

更令人惊喜的是，昔日寸草不生的盐碱地，如今变成了“金银滩”。在盐池宁丰生物饵料制品有限公司的养殖车间里，南美白对虾在盐碱水中长势喜人。“盐池的盐碱水盐度适宜，还富含钙、镁、钾等矿物质，养出来的虾口感鲜甜、品质更高。”公司技术员滕德林告诉记者，公司年产对虾可达30万斤，目前正加紧扩建厂房。除对虾外，海蟹、螺旋藻、三文鱼等高附加值产业也在1.2万亩盐碱地上多点开花，实现了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双赢。

作为驻宁央企，中盐宁夏盐业也始终把帮扶责任扛在肩上。盐池配送站自2011年参与脱贫攻坚以来，先后包扶麻黄山乡后洼村20户贫困户脱贫后，接续推进乡村振兴工作。多年来，包扶干部逐户宣讲政策，制定增收计划，积极开展消费帮扶，每年采购老区农特产品近2万元，帮助当地农民增收致富。目前包扶农户收入稳步增长，群众满意度达90%以上，“下一步，公司将落实好消费帮扶，助力革命老区群众增收致富。同时，深入挖掘红色盐业文化资源，讲好盐池红色故事，以央企实际行动服务老区高质量发展。”石港说。

如今的盐池，红色盐脉早已深深融入县域发展的肌理。这座因盐得名、因盐而兴的革命老区，正沿着先辈足迹蹚出一条特色振兴之路：滩羊产业全链条升级，品牌价值达128.13亿元，稳居全国畜牧类地理标志前列，带动近万户养殖户持续增收；昔日寸草难生的盐碱地变废为宝，螺旋藻、南美白对虾、三文鱼等特色种养多点布局，生物健康产业产值突破6亿元；红色资源持续活化，窑洞旧址、革命纪念馆与特色村落串珠成链，年均数十万名游客踏上红色研学之路，在盐田与窑洞读懂艰苦奋斗的精神内核。从支撑边区存亡的经济生命线，到百姓富足的振兴新热土，盐池正以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果，回应着革命先辈的期盼。

茫茫盐湖，见证了革命年代的艰苦卓绝；漫漫征程，续写着新时代的奋斗华章。这片被红色精神浸润的土地，正踏着先辈的足迹，在新的长征路上昂首向前。

□ 本报记者 唐 瑞

陕西定边，地处陕甘宁蒙四省(区)七县(旗)交界之地。明长城在毛乌素沙地的边缘时断时续。长城脚下，14个天然盐湖沿一条60公里长的弧线铺开，湖盆总面积98平方公里。这是陕西省唯一的湖盐产区。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进入陕西，第一站落在定边张峡崾(今张峡先镇)。1940年，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九旅第四支队进驻盐场堡，在明长城夯土边墙崖体上开凿175孔窑洞，割草铺地、垒土筑灶，同当地盐民一起修田打盐。从那时起，这片盐湖成为陕甘宁边区财政的重要支柱。

九十余年过去，长城还在，窑洞还剩二十几孔；盐湖还在，盐田已经改成标准化的田块，采盐机开进了滩里。再往东三百多公里，榆林地下三千米的盐层中，另一场关于盐的布局已经开始——开展盐穴储能项目。

从“盐养边区”到“盐兴产业”，从“盐惠民生”到“盐穴储能”，盐的用途几经变化，盐业人的坚守一脉相承。

盐养边区：盐粒撑起陕甘宁

在定边盐场展馆，讲解员李巧贤常常被游客问到一个问题：盐，凭什么能撑起一个边区？她的回答，通常从展柜里的两件东西开始。

第一件是一枚纯铜秤砣。这是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设立盐场堡盐场时为统一度量衡专门铸造的。“当年没有电子设备，全靠这种老秤砣保证交易公平、称收精准。”李巧贤说。秤砣是公司领导从当地一户老盐户家中征集来的，在那一家人手里代代相传，保存至今。它见证了当年食盐产销两旺的热闹场面。

第二件是一个老盐罐。李巧贤介绍，当年毛泽民到定边组建“三边贸易公司”，这个盐罐就是那时时期留下来的储盐器具。在物资极度匮乏的抗战年代，盐是稀缺的战略物资，存盐、分盐、备盐，都离不开这样的老盐罐。

一件管“称”，一件管“存”。秤砣称的是交易公平，盐罐存的是日子的底气。两件东西放在一起，正好回答了那个问题：盐为什么能撑起边区的经济命脉？定边县史志中心副主任解鑫表示，在人们的口口相传中，毛泽东曾把定边盐业誉为“中央第一财政”。

数字比说法更有说服力。解鑫介绍，1940年春，三五九旅第四支队在支队长苏麓、政委龙炳初率领下进驻盐场堡，在花马池湖畔的边墙——也就是长城上开挖175孔窑洞，割草铺地为床，垒土筑灶为炊；随后同群众一起砍柴压坝、修田整地。到当年年底，在花马池修筑盐田801块。同年，八路军警备一团收回苟池、敖包池和公布井三个盐湖，在苟池筑起盐田282块。

1941年，又新修盐田1094块，打井108眼。边区政府推行“官收官卖、民运民销”“民产官督、自由买卖”的政策，盐民有盐不愁卖。“这一年，边区军民共生产盐62万驮，政府实收70万驮(含上年库存)，创抗战时期最高纪录，为边区增加收入上千万元。1943年，盐田总数发展到2834块，约4000亩；计划打盐40万驮，实际生产52万驮。”解鑫说。

财政数字是冷的，打盐的人是热的。解鑫讲到了两个典型：李文焕，原籍河南，1920年因水灾逃难到苟池。1940年冬，苟池收归边区政府管理，他很快翻了身——还清多年积债，给儿子娶了媳妇，买了耕牛，养了羊，被选为定边县和陕甘宁边区的打盐英雄。高仲和，原籍榆林，小时烧过砖、推过磨、背过炭、做过醋、挖过甘草、当过小伙计。1941年春，他逃难到盐场堡，党和政府分给他8块盐坝子。他跟着李文焕学打盐，两人互相展开劳动竞赛。经过近两年努力，他成了丰衣足食户，1943年冬被选为定边县和陕甘宁边区的劳动英雄。

1943年11月，两人同时出席在延安召开的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大会，分别获得特等和甲等劳动英雄称号，这是边区盐业的高光时刻。盐场的故事仍在继续。

盐兴产业：人人挑背驮到机械化

新中国成立后，盐场的账本翻到了新的一页。上世纪60年代，定边盐厂在盐场堡建起，



图为定边盐场外景。

第一代产业盐工走进了盐湖。蔡生河是延长石油定边盐化工有限公司生产部部长，他的父亲，就是这家盐厂“建”以来的第一代老盐工。

蔡生河讲述，“盐厂”初建，百废待兴。家里穷，父亲读书少，18岁那年响应公社招工，走进盐场堡盐湖，成了一名一线捞盐工人。建厂初期没有机械设备，捞盐、运盐、堆盐全靠人力。父亲日复一日躬身在盐池里，从池底一块块捞起原盐，用小推车往返转运，再一铲一铲堆成盐坨。酷暑晒黑皮肤，寒风磨粗双手，他默默坚守。”1995年，其父退休，把守护盐湖的接力棒交到蔡生河手里。蔡生河从一线工人干起，学捞盐、学制盐，熟悉盐田管护，盐湖生产、设备运维，一步步做到班长、副厂长、厂长，如今是生产部部长。2013年，他的儿子也进了盐湖，成为家里的第三代盐工。

蔡生河记得小时候跟长辈来盐场，滩上的落脚点是一间土坯老棚。墙被盐渍浸透，屋顶压着茅草，推门就是一股咸腥的盐土味。长辈天不亮下滩捞盐，把盐，晌午挤在棚里歇脚；地上铺旧麻袋，自带干粮和搪瓷缸，舀一瓢井水，就着干粮啃。棚里没有电，夏天闷热，蚊虫围着人转；冬天西北风顺着墙缝灌进来，长辈裹着厚棉袄，一边搓冻红的手，一边商量盐池收盐的事。他那时年纪小，就在棚外的盐壳地上跑，捡雪白的盐晶当玩意儿，看长辈弯腰在盐池里劳作，盐粒沾在裤脚、眉毛上，一身盐霜。

在蔡生河的记忆里，那时候的盐滩，全靠人力耙、筐子抬，出盐慢，滩道坑坑洼洼，进出靠步行或驴车。如今，土坯老棚早已不在原地。旧滩改成标准化盐田，硬化道路直通盐池，大型采盐机械在滩面作业，不再靠一耙一筐。老棚的位置立起了管护站点，有电、有饮水，窗明几净。盐湖不再只靠捞盐，也兼顾生态保护，湿地草木多了，水鸟常在湖面起落。“过去，盐工是拼着力气向盐湖讨生活；现在，我们守盐湖，既要产盐，更要护好这片水土。”蔡生河说，“老棚消失了，但盐场人踏实肯干的根，还留在这片盐碱地上。”

盐场的变化，不只是在盐工的记忆里。延长石油定边盐化工有限公司苟池分厂厂长刘彦鹏告诉记者，盐场生产早年靠人挑背驮，后来用毛驴车、手扶车、四轮车、三轮车，如今全面实现机械化生产和运输。过去只产未经洗涂加工的大颗粒原盐，现在能加工食用盐、工业盐和品种盐，食用盐里有雪晶盐、粉洗盐、腌制盐，工业盐分大工业盐、小工业盐，还有低钠盐、炖肉盐、足浴盐、沐浴盐、热敷盐等特色产品。产品销往陕西、内蒙古、宁夏、山西、甘肃等周边省份。

盐场人的日子也在变。一位在盐场工作多年的职工说，在延长石油炼化公司的帮扶下，全体职工的养老保险全部补缴到位，“让我们一线工人养老有了保障，心里非常踏实、温暖”。

盐场还在产盐，但盐场不再只是盐场。苟池盐湖每年春夏之交，“沙、水、草、鸟、盐”五种景致凑在一起，遭鸥、苍鹭等水禽在湖中栖息繁殖。盐场也借势做起了红色文旅，把老盐田、窑洞遗址和展馆串成一条参观线路。

但盐场的变化，不全是自己“扛”过来的。2016年起，中盐集团定点帮扶定边，另一双手伸了过来。

盐惠民生：中盐与定边的十年定点帮扶

2016年，中盐集团与定边县结成定点帮扶关系。周增余是中盐集团榆林公司副总经理，挂职担任中共定边县委常委、县政府副县长。他记得初到定边时的状态：从企业管理人员转到地方行政工作，很多事是未知的，也有些迷茫。周增余告诉记者，截至2026年10月，中盐集团累计投入无偿帮扶资金3530余万元，实施70多个项目；消费帮扶采购当地特色农产品1590余万元。受益人口约8万人，覆盖白湾子镇、安边镇、贺圈镇、冯地坑乡全乡，以及十里沙村、沙渠子村。

白湾子镇学校的变化，是这批项目里最容易被看见的。白湾子学校校长陈世国说，校园里最直观、最暖心的变化是半水半旱式厕所、水泥硬化积雨场地、新建水井等三处改造。“白湾子水资源紧张，寄宿管理一直是个难题。改造前，老式旱厕卫生条件差；部分场地土砖混杂、坑洼不平，不利于雨水收集。如今，半水半旱式厕所投用，卫生间貌焕然一新；坑洼地面变成平整坚固的硬化积雨面；新水井建成，供水保障能力大幅提升。大课间，孩子们有序如厕，不再像从前那样捂着鼻子匆匆走过；遇上持续干旱，新水井稳定供水，既保障厕所保洁冲洗、校园日常清洁，还能为劳动教育‘三园一服务’园地浇水灌溉。”陈世国说。

安边镇的青贮玉米，是另一个成果。该镇镇长郝宁介绍，当地的模式是村民种，政府联系企业组织收割，中垦牧业加工，中垦牧业购买。在玉米耕作、播种、施肥和收割环节，累计使用机械超过80台次，雇佣劳动力超过120人次，其中脱贫劳动力23人次，累计支出劳动报酬及机械作业费用60余万元。亩产效益150多元，总盈利45万余元。“第一次合作时，大家最担心的是销售没有着落、订单没有着落。后来，收购、质量、付款都没有出问题。中盐集团负责对接企业、获取订单，在承包土地、种植过程中提供资金补贴，降低群众投入成本；市场价格波动带来的收益风险，由种植主体自行承担。”郝宁说。

帮扶改变的是地面上的日子。在地下三千米，另一场关于盐的布局，才刚刚开始。

盐穴储能：地下三千米的能源宝库

在距离定边三百多公里的榆林，地下三千米的盐层里，藏着新故事的开头。

中盐集团投资发展部部长、中盐盐穴公司董事长乔雪莲这样看待盐的时代升级：自古以来，盐都是保生存的国计民生基础物资。革命年代的陕甘宁地区，盐是保证根据地经济运转的“白色金子”。如今，盐矿开采后留下的盐穴，还可以用作储气、储能，服务国家能源安全、服务新型电力系统建设——这不仅是对盐资源的认知和升级，也是中盐集团作为央企价值功能的时代升级。

榆林坐拥国内稀缺的超深层大型岩盐资源，是中盐集团布局西北未来盐业战略的核心储备区。乔雪莲介绍，基于中盐集团在盐穴综合利用方面的技术和工程领先优势，为加快推进榆林地区盐穴资源利用开发，中盐集团于2021年与榆林市政府签订战略协议，负责统筹规划全榆林地区的盐穴资源开发。

据介绍，中盐集团是国内最早从事盐穴综

合利用、也是目前盐穴利用规模最大的企业，其通过二十多年的深耕探索，利用在金坛地区的盐穴资源优势和技术优势，在那里建成了国内最大规模的储气库群、国内最早并网并且持续稳定运营的盐穴压缩空气储能电站，前瞻性开展了盐穴储氢储氨、液流电池等全赛道布局，把金坛地区打造成为国内盐穴综合利用的先行样板。如今中盐集团形成了从地质勘探、测控、造腔到安全运维的一整套自主可控地下工程技术体系，在商业模式、产业协同、矿地融合方面也形成了一套成熟完备、可迁移复用的开发治理范式，为下一步因地制宜、反向赋能、系统指导陕北榆林超深层盐穴资源高质量开发，输出科学、系统、适配性更强的开发路径奠定了坚实基础。“盐穴资源地地开发，必须坚持资源先行、统筹规划、顶层前置。”乔雪莲的解释很具体：如果没有整体规划、分散开发，钻井时没有考虑下一步的利用方向，很可能导致未来投入更大，甚至让本来可以利用的盐穴最终无法利用。榆林市政府正是基于这样的战略视野和前瞻布局，让中盐集团对区域盐穴资源统一普查、统一规划。

“金坛的盐层埋深1000米左右，而榆林的盐层埋深却超过2800米，地层压力和温度更高，地质条件也更复杂。加快榆林盐穴资源开发利用，也是中盐集团主动配套国家能源转型的主战场，把东部技术能力和西北的资源禀赋结合起来，在西部打造新能源基地配套的地下储能底座，支撑国家能源储备、新型电力系统建设，以央企产业协同、服务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战略举措。”面向“十五五”，乔雪莲把盐穴在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进程中的战略作用归为三条：第一，盐穴压缩空气储能规模大、寿命长、安全稳定，像一个“地下充电宝”，可以补齐新型电力系统长时储能短板，支撑风光新能源大规模开发消纳。第二，完善国家战略能源储备体系，采盐油气供应安全底线。盐穴规模大、建设周期短、安全系数高，是建设储气库、调峰库的优质地下空间，可以增强国内油气调峰保供和应急储备能力。第三，赋能传统产业绿色转型。采盐和造腔同步进行，将盐矿开采后的空腔转化为战略储能空间。非补燃压缩空气储能还能降低二氧化碳排放，既能实现资源循环利用，又能固废减量降碳，在助力产业绿色低碳升级、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方面，这条路的空间很大。

据介绍，中盐集团已经把盐穴作为集团重点发展新兴业务板块，持续加大培育力度。“十五五”期间，中盐集团将继续攻关深层盐穴核心技术，深耕盐穴储能核心赛道。“用系统能力切实为国家能源安全筑牢地下根基。”乔雪莲说。

从定边到榆林，从湖盐到盐穴，从“白色金子”到“地下充电宝”，盐的形态在变，用途在变，产业链在变，但有些东西没有变。“迭代的是认知，是使命，是企业的价值定位；不变的是中盐集团作为央企为国担当的红色初心。”乔雪莲表示。

在定边盐场堡，风从湖面吹过，带着咸味。展馆里，一批批游客来了又走。九十余年过去，这里的盐还在被一茬一茬地打出来。只不过现在，它还钻进了地下三千米的岩层里，替这个国家存住风、存住光，也存住能源安全的根基。